竇融列傳第十三　范曄　後漢書十二

竇融傳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縣也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東擊翟義還攻槐里槐里趙明霍鳴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鳴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以軍功封建

武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脩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匡王舜之子請融爲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驅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爲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爲

賓融

校尉甚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遺流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

讓鉅鹿圖出河西（圖謀也）萌爲言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曰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張掖都尉史苞（三輔決録注苞字叔文茂陵人也）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爲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絶在羌胡中（斗峻絶也前書曰成山斗入海）不同心戮力（戮并也）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

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笠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庫鈞爲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赴敵不失期契也）每輒破之其後匈奴懲乂（懲創也說文云乂亦懲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等遥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

逐雌雄未決（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前書音義曰以利合爲從以威執相脅曰橫）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姓趙眞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也）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爲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勳者爲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都於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自前世傳物道

賈融

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讖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異應其占（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異應符命）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眞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暴著見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

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

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蒯通曰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捷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

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廟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頻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敎者誤也○劉攽曰注行南國尉事案文國當作海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

賈融

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感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濫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均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

纖介（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宇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絶馳還遣司馬席封間

實融

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字）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甚備（尉藉解見隗囂傳）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危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回（回邪也）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囂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悁恚也）改節易圖君臣分

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光武也委成功造難就委棄也去從義爲橫謀去從背山東也爲橫通西蜀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輿轂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然猶復迷惑矣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芳也夫負虛交而易強

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而輕光武也易音以豉反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言危衆也棄子儆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稽首拜天子禮也禮君南嚮荅陽之義臣北面荅君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

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左傳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憂人大過以德取怨詩曰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讎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一宗故曰五宗言景帝以竇氏所生而致子孫衆多也魏其侯列傳竇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魏其縣屬琅邪郡詔報曰毋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出生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

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矣 長君少君尊奉師傅長君竇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絳灌等以兩人所出微爲擇師傅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以富貴驕人見前書 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施延也音羊豉反 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書揚雄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先照矣 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說文曰慤謹也慤或作愨也 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眞心轉相解搆相解搆說而結搆 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

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並音蒲浪反）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

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候王氣筭曾慙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爲武鋒將軍更以辛彤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名屬武威郡今涼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城昔匈奴故蓋臧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

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
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
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桀遂
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城百步為一突門也）臣融孤弱介在其間（杜預注左傳云介猶閒也）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
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埶排迮（排迮謂蹙迫也）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
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
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
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
及羌虜小月氏等（小月氏西域胡國名）步騎數萬輜重
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融先遣從事閒會見儀適（猶言議注）是時
軍旅代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
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

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爲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四縣並屬廬江郡安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豐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南社預注左傳曰蓼在安豐蓼音了○劉攽曰蓼安案文多安字此縣名蓼而已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顯親縣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也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爲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爲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爲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爲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爲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韓信亡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

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
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
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
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爲奠
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
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
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
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
至誠金遷安上之曾孫安上日磾弟倫之子遷哀帝時爲尚書令見前書又上疏曰
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
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
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
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
王國哉因復請閒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
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
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日者

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爲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謝承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

常侍中謁者即其卧内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内黄公主代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永平二

年林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爲丞相搆會竇嬰之罪使至誅戮事見前書）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

以女妻之五年　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賻送甚厚帝以穆不能修尚（不能修整自高尚也）而擁富訾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埶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勳以泚陽王

壻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
俱死平陵獄勲亦死洛陽獄乂之詔還融
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
勲弟嘉爲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
帝初爲少府及勲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
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
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
拔音步末反拔卒也亦音彭八反義兩通以投天隙投會天之間隙遂蟬蛻王
侯之尊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蛻音稅言去至貴也終膺卿相之位
此則徼功趣埶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
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
也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常恂恂恭順似若不得已然者也嘗獨詳味
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
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爲黃門侍郎續漢書曰

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續漢書曰宣帝命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鐵比二千石）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下乂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固舊隨融在汀西曉知邊事也）十五年冬拜爲奉車都尉（續漢書曰比一千石掌御乘輿）以騎都尉耿忠爲副（忠弇子也）謁者僕射耿秉爲駙馬都尉秦彭爲副皆

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案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即其地也）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居延塞在今甘州張掖縣東北）又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山名在朔方北）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

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即祁連山也在今西州交河縣東北今名祁縣羅漫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也留吏士屯伊吾盧城伊吾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故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城地是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勾奴中山名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劉攽曰案匈河水名多一奴字前書匈奴去令居千里虜皆奔走無

所獲祭彤吳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爲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固之節度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客來因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於固固輒爲嚙不纖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肅宗即位以公主修勑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二千户徵

固代魏應爲大鴻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
被訪及建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
百户七年代馬防爲光祿勳明年復代馬
防爲衛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
祿貲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
稱之章和二年卒謚曰文侯子彪至射聲
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
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稍遷侍中虎賁中
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
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
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
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
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
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反喝音一介反或作嗚音烏故反後發覺帝大怒
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

愈趙高指鹿爲馬愈猶差也趙高解見靈帝紀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興之子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切切猶勤勤也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鳥子生而啄者曰雛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

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也出宣誥命肅宗遺詔以篤爲虎賁中郎將篤第景瓌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順隨也故尊崇之以爲太傅令百官總已以聽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

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音語解反眦音仕懈反廣雅睚裂也或謂裂眦瞋目貌史記曰范雎睚眦之怨必報初永平時謁者韓紆當考劾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瘞王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升孫章之子○劉攽曰案殤當作煬說在齊王傳彼既有子不得謚殤明矣來弔國憂章帝崩也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

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屯兵宿衛之所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一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也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五營見續漢志

○劉攽曰注南北軍中候案漢有北軍中候耳衍南字又掌臨立營臨當作監當作五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五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也將萬餘騎出蒲奚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

捆陽塞捆陽在五原郡捆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為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匈奴中海名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橐音託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

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
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
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
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
翼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輔也納于大麓
惟清緝熙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録也納之使大録萬機也周頌曰惟清緝熙鄭玄注云光明也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
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又曰出曰理兵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
該六師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螭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熊如羆如豺如
離徐廣曰離與螭同該滿也詩云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暨南單于東烏桓
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
輕武長轂四分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
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輜車也輜雲言多也勒以
八陣莅以威神兵法有八陣圖
玄甲耀日朱旗絳
天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屬國之玄甲也
遂陵高闕下雞鹿經
磧鹵絶大漠沙土曰漠直度曰絶
斬溫禺以釁鼓血尸

遂以染鍔（溫禺尸遂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鍔刃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四校四面之校橫徂橫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安侯水名冒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收秦所奪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燒之）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高帝被冒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霆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恢大也）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揭雄曰以爲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上猶至也）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鑠美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勦絕截整齊也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夐其邈兮亘地界（夐邈皆遠也亘竟也）封神丘兮建隆嶲（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負者謂之碣嶲亦碣也協韻音其例反）熙

帝載兮振萬世（熙廣也載事也書曰奮庸熙帝之載）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甘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奉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漢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二十

二人也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
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
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
京師於是大開府庫勞賜士吏其所將諸
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是時篤爲衛尉景璝皆
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
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

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郾
侯景汝陽侯璝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
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
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
車諧儲王等欵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
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
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單于所

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壽郅軍子由

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漢法三公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爲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爲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埶侵陵小人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爲縱橫也強奪財貨姦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

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劉攽曰案文魏郡下少太守二字寶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襃將作大匠襃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太后居長樂宮故有少府秩二千石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

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

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遣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本郡瓌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稟給也假貸貧人非侯家之法故坐焉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羅縣屬長沙郡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初憲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

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棠及兄雍雍弟翟並梁竦子也徙九眞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衞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遷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

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降損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閒非復搜揚仄陋選衆而登也二三子謂衛霍及憲也皆緣椒房幃幄之恩耳當青病奴僕之時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貴人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哉竇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閉之南宮欲誅之日也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吳志諸葛瑾曰失旦之雞復思一鳴也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琬琰美玉也楚詞曰懷琬琰以爲心支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

僕鄧康鄧珍之子禹之孫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爲守臧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仙爲仙府幽經祕録並皆在焉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擢章爲羽林郎將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待從也遷屯騎校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

甚得名譽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搆其閒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悃悃安豐亦稱才雄楚詞曰悃悃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絕一也

亦猶實也提挈河右奉圖歸忠奉圖者謂既奉外戚圖乃歸於漢也孟孫明邊伐北開西竹韻音先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燕然銘胡樂也老子作之雖則折鼎王靈以宣鼎二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

竇融列傳第十三